

通鑑紀事本末

十冊

卷第三十三至卷第三十六

通鑑紀事本末

中華書局

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三

藩鎮連兵

涇原之變

李懷光之叛附

唐肅宗乾元元年冬十二月，平盧節度使王玄志薨，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，且就察軍中所欲立者，授以旌節。高麗人李懷玉爲裨將，殺玄志之子，推侯希逸爲平盧軍使。希逸之母懷玉姑也，故懷玉立之。朝廷因以希逸爲節度副使。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。

臣光曰：夫民生有欲，無主則亂。是故聖人制禮以治之。自天子、諸侯至於卿、大夫、士、庶人，尊卑有分，大小有倫，若綱條之相維，臂指之相使，是以民服事其上，而下無覬覦。其在周易「上天下澤，履」，象曰「君子以辨上下，定民志」，此之謂也。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，以八柄存乎己也。苟或捨之，則彼此之勢均，何以使其下哉！

肅宗遭唐中衰，幸而復國，是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。而偷取一時之安，不思永久之患。彼命將帥，統藩維，國之大事也，乃委一介之使，徇行伍之情，無間賢不肖，惟其所欲與者則授之。自是之後，積習爲常，君臣循守，以爲得策，謂之姑息。乃至偏裨士卒，殺逐主帥，亦不治其罪，因以其位任授之。然則爵祿廢置，殺生子奪，皆不出

於上而出於下，亂之生也，庸有極乎！

且夫有國家者，賞善而誅惡，故爲善者勸，爲惡者懲。彼爲人下而殺逐其上，惡孰大焉！乃使之擁旄秉鉞，師長一方，是賞之也。賞以勸惡，惡其何所不至乎？書云：「遠乃猷。」詩云：「猷之未遠，是用大諫。」孔子曰：「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」爲天下之政而專事姑息，其憂患可勝校乎！由是爲下者常眊眊焉伺其上，苟得間則攻而族之；爲上者常惴惴焉畏其下，苟得間則掩而屠之。爭務先發，以逞其志，非有相保養爲俱利久存之計也。如是而求天下之安，其可得乎？迹其厲階，肇於此矣。

蓋古者治軍必本於禮，故晉文公城濮之戰，見其師少長有禮，知其可用。今唐治軍而不顧禮，使士卒得以陵偏裨，偏裨得以陵將帥，則將帥之陵天子，自然之勢也。由是禍亂繼起，兵革不息，民墜塗炭，無所控訴，凡二百餘年，然後大宋受命。太祖始制軍法，使以階級相承，小有違犯，咸伏斧質。是以上下有敘，令行禁止，四征不庭，無思不服，宇內乂安，兆民允殖，以迄于今，皆由治軍以禮故也。豈非論謀之遠哉！

寶應元年冬十一月，史朝義之敗於衛州也，鄴郡節度使薛嵩以相、衛、洛、邢四州降于陳鄭，澤潞節度使李抱玉，恆陽節度使張忠志以恆、趙、深、定、易五州降于河東，節度使辛雲京，丁酉，以張忠志爲成德軍節度使，統恆、趙、深、定、易五州，賜姓李，名寶臣。初，寶臣

裨將王武俊說寶臣來降，及復爲節度使，擢武俊爲先鋒兵馬使。武俊，本契丹也，初名沒諾干。

代宗廣德元年春正月，史朝義往幽州發兵，其將田承嗣留守莫州，以城來降。朝義范陽節度使李懷仙亦請降。事見安史之亂。

閏月癸亥，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爲相、衛、邢、洛、貝、磁六州節度使，田承嗣爲魏、博、德、滄、瀛五州都防禦使，李懷仙仍故地爲幽州、盧龍節度使。時河北諸州皆已降，嵩等迎僕固懷恩，拜於馬首，乞行間自效。懷恩亦恐賊平寵衰，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，自爲黨援。朝廷亦厭苦兵革，苟冀無事，因而授之。

初，長安人梁崇義以羽林射生從來瑱鎮襄陽，累遷右兵馬使。崇義有勇力，能卷鐵舒鉤，沈毅寡言，得衆心。瑒之入朝也，命諸將分戍諸州，瑒死，戍者皆奔歸襄陽。行軍司馬龐充將兵二千赴河南，至汝州，聞瑒死，引兵還襲襄州，左兵馬使李昭拒之，充奔房州。崇義自鄧州引戍兵歸，與昭及副使薛南陽相讓爲長，久之不決。衆皆曰兵非梁卿主之不可，遂推崇義爲帥。崇義尋殺昭及南陽，以其狀聞。上不能討，三月甲辰，以崇義爲襄州刺史，山南東道節度留後。

夏五月丁卯，制分河北諸州，以幽、莫、嬀、檀、平、薊爲幽州管，恆、定、趙、深、易爲成德。

軍管、相、貝、邢、洺爲相州管，魏、博、德爲魏州管，滄、棣、冀、瀛爲青淄管，懷、衛、河陽爲澤潞管。六月庚寅，以魏博都防禦使田承嗣爲節度使。承嗣舉管內戶口壯者皆籍爲兵，惟使老弱耕稼，數年間有衆十萬。又選其驍健者萬人自衛，謂之牙兵。

二年春正月，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奏名所管曰天雄軍，從之。

永泰元年夏五月，平盧節度使侯希逸鎮淄青，好遊畋，營塔寺，軍州苦之。兵馬使李懷玉得衆心，希逸忌之，因事解其軍職。希逸與巫宿於城外，軍士閉門不納，奉懷玉爲帥。希逸奔滑州，上表待罪，詔赦之，召還京師。秋七月壬辰，以鄭王邕爲平盧、淄青節度大使，以懷玉知留後，賜名正己。時成德節度使李寶臣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、相衛節度使薛嵩、盧龍節度使李懷仙收安、史餘黨，各擁勁卒數萬，治兵完城，自署文武將吏，不供貢賦，與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及正己皆結爲婚姻，互相表裏。朝廷專事姑息，不能復制，雖名藩臣，羈縻而已。

大曆三年夏六月壬辰，幽州兵馬使朱希彩、經略副使昌平朱泚、泚弟滔共殺節度使李懷仙，希彩自稱留後。閏月，成德節度使李寶臣遣將將兵討希彩，爲希彩所敗，朝廷不得已宥之。庚申，以王繒領盧龍節度使。丁卯，以希彩知幽州留後。冬十一月丁亥，以幽州留後朱希彩爲節度使。

七年。盧龍節度使朱希彩既得位，悖慢朝廷，殘虐將卒，孔目官李懷瑗因衆怒，伺間殺之。衆未知所從，經略副使朱泚營於城北，其弟滔將牙內兵，潛使百餘人於衆中大言曰：「節度使非朱副使不可。」衆皆從之。泚遂權知留後，遣使言狀。冬十月辛未，以泚爲檢校左常侍、幽州盧龍節度使。

八年春正月，昭義節度使、相州刺史薛嵩薨。子平，年十二，將士脅以爲帥，平僞許之。既而讓其叔父鸞，夜奉父喪，逃歸鄉里。壬午，制以鸞知留後。

秋八月辛未，幽州節度使朱泚遣弟滔將五千精騎詣涇州防秋。自安祿山反，幽州兵未嘗爲用，滔至，上大喜，勞賜甚厚。

九月，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爲安史父子立祠堂，謂之「四聖」，且求爲相，上令內侍孫知古因奉使諷令毀之。冬十月甲辰，加承嗣同平章事以褒之。

九年春三月戊申，以皇女永樂公主許妻魏博節度使田承嗣之子華，上意欲固結其心，而承嗣益驕慢。

夏六月，盧龍節度使朱泚遣弟滔奉表請入朝，且請自將步騎五千防秋。上許之，仍爲之先築大第於京師以待之。朱泚入朝，九月庚子，至京師。

冬十月，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誘昭義將吏作亂。

十年春正月丁酉，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後薛鶚，帥其衆歸承嗣。承嗣聲言救援，引兵襲相州，取之。鶚奔洛州，上表請入朝，許之。

乙巳，朱泚表請留闕下，以弟滔知幽州、盧龍留後，許之。

昭義裨將薛擇爲相州刺史，薛雄爲衛州刺史，薛堅爲洛州刺史，皆薛嵩之族也。戊申，上命內侍孫知古如魏州諭田承嗣，使各守封疆。承嗣不奉詔，癸丑，遣大將盧子期取洛州，楊光朝攻衛州。二月乙丑，田承嗣誘衛州刺史薛雄，雄不從，使盜殺之，屠其家，盡據相、衛四州之地，自置長吏，掠其精兵良馬悉歸魏州。暹孫知古與共巡磁、相二州，使其將士割耳斃面，請承嗣爲帥。丙子，以華州刺史李承昭知昭義留後。三月乙巳，薛鶚詣闕請罪，上釋不問。

初，成德節度使李寶臣、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皆爲田承嗣所輕。寶臣弟寶正娶承嗣女，在魏州，與承嗣子維擊毬，馬驚，誤觸維死。承嗣怒，囚寶正，以告寶臣。寶臣謝教，敕不謹，封杖授承嗣，使撻之。承嗣遂杖殺寶正，由是兩鎮交惡。及承嗣拒命，寶臣、正己皆上表請討之。上亦欲因其隙討承嗣，夏四月乙未，敕貶承嗣爲永州刺史，仍命河東、成德、幽州、淄青、淮西、永平、汴宋、河陽、澤潞諸道發兵前臨魏博，若承嗣尙或稽違，卽令進討。罪止承嗣及其姪悅，自餘將士弟姪苟能自拔，一切不問。

時朱滔方恭順，與寶臣及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攻其北，正己與淮西節度使李忠臣等攻其南。五月乙未，承嗣將霍榮國以磁州降。丁未，李正己攻德州，拔之。李忠臣統永平、河陽、懷、澤步騎四萬進攻衛州。六月辛未，田承嗣遣其將裴志清等攻冀州，志清以其衆降李寶臣。甲戌，承嗣自將圍冀州，寶臣使高陽軍使張孝忠將精騎四千禦之，寶臣大軍繼至，承嗣燒輜重而遁。孝忠，本奚也。

田承嗣以諸道兵四合，部將多叛而懼，秋八月，遣使奉表，請束身歸朝。己丑，田承嗣遣其將盧子期寇磁州。

九月，李寶臣、李正己會于棗強，進圍貝州，田承嗣出兵救之。兩軍各饗士卒，成德賞厚，平盧賞薄。既罷，平盧士卒有怨言，正己恐其爲變，引兵退，寶臣亦退。李忠臣聞之，釋衛州，南渡河，屯陽武。寶臣與朱滔攻滄州，承嗣從父庭玠守之，寶臣不能克。

冬十月，盧子期攻磁州，城幾陷。李寶臣與昭義留後李承昭共救之，大破子期于清水，擒子期送京師，斬之。河南諸將又大破田悅於陳留，田承嗣懼。

初，李正己遣使至魏州，承嗣囚之，至是，禮而遣之。遣使盡籍境內戶口、甲兵、穀帛之數以與之，曰：「承嗣今年八十有六，溘死無日，諸子不肖，悅亦孱弱，凡今日所有，爲公守耳，豈足以辱公之師旅乎！」立使者於廷，南向，拜而授書。又圖正己之像，焚香事之。正

己悅，遂按兵不進。於是河南諸道兵皆不敢進。承嗣既無南顧之虞，得專意北方。

上嘉李寶臣之功，遣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。將還，寶臣詣其館，遣之百縑，承倩詬詈，擲出道中，寶臣慚其左右。兵馬使王武俊說寶臣曰：「今公在軍中新立功，豎子尙爾，況寇平之後，以一幅詔書召歸闕下，一匹夫耳，不如釋承嗣以爲己資。」寶臣遂有玩寇之志。

承嗣知范陽寶臣鄉里，心常欲之，因刻石作讖，云「二帝同功勢萬全，將田爲侶入幽燕」，密令瘞寶臣境內，使望氣者言彼有王氣，寶臣掘而得之。又令客說之曰：「公與朱滔共取滄州，得之則地歸國，非公所有。公能捨承嗣之罪，請以滄州歸公，仍願從公取范陽以自効。公以精騎前驅，承嗣以步卒繼之，蔑不克矣。」寶臣喜，謂事合符讖，遂與承嗣通謀，密圖范陽。承嗣亦陳兵境上。

寶臣謂滔使者曰：「聞朱公儀貌如神，願得畫像觀之。」滔與之。寶臣置於射堂，命諸將共觀之，曰：「眞神人也。」滔軍於瓦橋，寶臣選精騎二千，通夜馳三百里襲之，戒曰：「取貌如射堂者。」時兩軍方睦，滔不虞有變，狼狽出戰而敗，會衣他服，得免。寶臣欲乘勝取范陽，滔使雄武軍使昌平劉怱守留府。寶臣知有備，不敢進。

承嗣聞幽、恆兵交，卽引軍南還，使謂寶臣曰：「河內有警，不暇從公。石上讖文，吾戲爲之耳。」寶臣慚怒而退。寶臣既與朱滔有隙，以張孝忠爲易州刺史，使將精騎七千以備

之。

十一月丁酉，田承嗣將吳希光以瀛州降。十二月，田承嗣請入朝，李正己屢爲之上表，乞許其自新。

十一年春二月庚辰，田承嗣復遣使上表，請入朝。上乃下詔赦承嗣罪，復其官爵，聽與家屬入朝，其所部拒朝命者，一切不問。

夏五月，汴宋留後田神玉卒。都虞候李靈曜殺兵馬使、濮州刺史孟鑒，北結田承嗣爲援。癸巳，以永平節度使李勉兼汴、宋等八州留後。乙未，以靈曜爲濮州刺史，靈曜不受詔。六月戊午，以靈曜爲汴宋留後，遣使宣慰。秋七月，田承嗣遣兵寇滑州，敗李勉。

李靈曜既爲留後，益驕慢，悉以其黨爲管內八州刺史、縣令，欲效河北諸鎮。八月甲申，詔淮西節度使李忠臣、永平節度使李勉、河陽三城使馬燧討之。淮南節度使陳少遊、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皆進兵擊靈曜。

汴宋兵馬使攝節度副使李僧惠，靈曜之謀主也。宋州牙門將劉昌遣僧神表潛說僧惠，僧惠召問計，昌爲之泣陳逆順。僧惠乃與汴宋牙將高憑、石隱金遣神表奉表詣京師，請討靈曜。九月壬戌，以僧惠爲宋州刺史，憑爲曹州刺史，隱金爲鄆州刺史。

乙丑，李忠臣、馬燧軍于鄭州，靈曜引兵逆戰，兩軍不意其至，退軍滎澤，淮西軍士潰去。

者什五六。鄭州士民皆驚，走入東都。忠臣將歸淮西，燧固執不可，曰：「以順討逆，何憂不克，奈何自棄功名！」堅壁不動。忠臣聞之，稍收散卒，數日皆集，軍勢復振。

戊辰，李正己奏克鄆、濮二州。壬申，李僧惠敗靈曜兵於雍丘。冬十月，李忠臣、馬燧進擊靈曜，忠臣行汴南，燧行汴北，屢破靈曜兵。壬寅，與陳少遊前軍合，與靈曜大戰於汴州城西，靈曜敗，入城固守。癸卯，忠臣等圍之。

田承嗣遣田悅將兵救靈曜，敗永平、淄青兵於匡城，乘勝進軍汴州。乙巳，營於城北數里。丙午，忠臣遣裨將李重倩將輕騎數百夜入其營，縱橫貫穿，斬數十人而還，營中大駭。忠臣、燧因以大軍乘之，鼓譟而入，悅衆不戰而潰。悅脫身北走，將士死者相枕藉，不可勝數。靈曜聞之，開門夜遁，汴州平。重倩，本奚也。丁未，靈曜至韋城，永平將杜如江擒之。燧知忠臣暴戾，以己功讓之，不入汴城，引軍西屯板橋。忠臣入城，果專其功。宋州刺史李僧惠與之爭功，忠臣因會擊殺之，又欲殺劉昌，昌遁逃得免。

甲寅，李勉械送李靈曜至京師，斬之。

十二月丁亥，李正己、李寶臣並加同平章事。戊戌，昭義節度使李承昭表稱疾篤，以澤潞行軍司馬李抱真兼知磁、邢兩州留後。庚戌，加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同平章事，仍領汴州刺史，徙治汴州。

十二年春三月乙卯，兵部尙書、同平章事、鳳翔懷澤潞秦隴節度使李抱玉薨，弟抱真仍領懷澤潞留後。

田承嗣竟不入朝，又助李靈曜，上復命討之。承嗣乃復上表謝罪，上亦無如之何，庚午，悉復承嗣官爵，仍令不必入朝。

冬十二月丙戌，朱泚自涇州還京師。庚子，以朱泚兼隴右節度使，知河西、澤潞行營。

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先有淄、青、齊、海、登、萊、沂、密、德、棣十州之地，及李靈曜之亂，諸道合兵攻之，所得之地，各爲己有，正己又得曹、濮、徐、兗、鄆五州，因自青州徙治鄆州，使其子前淄州刺史納守青州。癸卯，以納爲青州刺史。正己用刑嚴峻，所在不敢偶語，然法令齊一，賦均而輕，擁兵十萬，雄據東方，鄰藩皆畏之。是時，田承嗣據魏、博、相、衛、洛、貝、澶七州，李寶臣據恆、易、趙、定、深、冀、滄七州，各擁衆五萬，梁崇義據襄、鄧、均、房、復、郢六州，有衆二萬，相與根據蟠結，雖奉事朝廷，而不用其法令，官爵、甲兵、租賦、刑殺皆自專之。上寬仁，一聽其所爲。朝廷或完一城，增一兵，輒有怨言，以爲猜貳，常爲之罷役，而自於境內築壘，繕兵無虛日。以是雖在中國名藩臣，而實如蠻貊異域焉。

十三年秋八月乙亥，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請復姓張，許之。

十四年春二月癸未，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薨。有子十一人，以其姪中軍兵馬使悅爲才，

使知軍事，而諸子佐之。甲申，以悅爲魏博留後。

淮西節度使李忠臣，貪殘好色，將吏妻女美者多逼淫之。悉以軍政委妹婿節度副使張惠光，惠光挾勢暴橫，軍州苦之。忠臣復以惠光子爲牙將，暴橫甚於其父。左廂都虞候李希烈，忠臣之族子也，爲衆所服。希烈因衆心怨怒，三月丁未，與大將丁勣等殺惠光父子而逐忠臣。忠臣單騎奔京師，上以其有功，使以檢校司空、同平章事留京師。以希烈爲蔡州刺史、淮西留後，以永平節度使李勉兼汴州刺史，增領汴、潁二州，徙鎮汴州。

成德節度使張寶臣既請復姓，又不自安，更請賜姓；夏四月癸未，復賜姓李。

五月戊子，以淮西留後李希烈爲節度使。辛卯，以河陽鎮遏使馬燧爲河東節度使。六月庚戌，以朱泚爲鳳翔尹。秋九月甲戌，改淮西爲淮寧。

德宗建中元年。初，左僕射劉晏爲吏部尚書，楊炎爲侍郎，不相悅，元載之死，晏有力焉。及上卽位，晏久典利權，衆頗疾之，多上言轉運使可罷。炎乃建言：「尚書省，國政之本，比置諸使，分奪其權，今宜復舊。」上從之。正月甲子，詔天下錢穀皆歸金、倉部，罷晏轉運、租庸、青苗、鹽鐵等使。

二月丙申朔，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。先是，魏博節度使田悅事朝廷猶恭順，河北黜陟使洪經綸不曉時務，聞悅軍十萬人，符下，罷其四萬，令還農。悅陽順命，如符罷之。旣

而集應罷者，激怒之曰：「汝曹久在軍中，有父母妻子，今一旦爲黜陟使所罷，將何資以自衣食乎？」衆大哭。悅乃出家財以賜之，使各還部伍。於是軍士皆德悅而怨朝廷。

楊炎奏用元載遺策城原州，上遣中使詣涇原節度使段秀實訪以利害，秀實以爲：「今邊備尙虛，未宜興事以召寇。」炎怒，以爲沮己，徵秀實爲司農卿。丁未，邠寧節度使李懷光兼四鎮、北庭行營、涇原節度使，移軍原州，以四鎮、北庭留後劉文喜爲別駕。元載遺策語在吐蕃人寇。上用楊炎之言，託以奏事不實，己酉，貶劉晏爲忠州刺史。

癸丑，以澤潞留後李抱真爲節度使。

楊炎欲城原州以復秦、原，命李懷光居前督作，朱泚、崔寧各將萬人翼其後。詔下涇州爲城具，涇之將士怒曰：「吾屬爲國家西門之屏，十餘年矣。始居邠州，甫營耕桑，有地著之安。徙屯涇州，披荆榛，立軍府，坐席未暖，又投之塞外。吾屬何罪，而至此乎！」李懷光始爲邠寧帥，卽誅溫儒雅等，軍令嚴峻。及兼涇原，諸將皆懼，曰：「彼五將何罪而爲戮？今又來此，吾屬能無憂乎？」劉文喜因衆心不安，據涇州，不受詔，上疏復求段秀實爲帥，不則朱泚。癸亥，以朱泚兼四鎮、北庭行（軍）營、涇原節度使，代懷光。

劉文喜又不受詔，欲自邀旌節，夏四月乙未朔，據涇州叛，遣其子質於吐蕃以求援。上命朱泚、李懷光討之，又命神策軍使張巨濟將禁兵二千助之。

五月，朱泚等圍劉文喜於涇州，杜其出入，而閉壁不與戰，久之不拔。天方旱，徵發餽運，內外騷然，朝臣上書請赦文喜以蘇疲人者，不可勝紀。上皆不聽，曰：「微孽不除，何以令天下！」文喜使其將劉海賓入奏，海賓言於上曰：「臣乃陛下藩邸部曲，豈肯附叛人，必爲陛下梟其首以獻。但文喜今所求者節而已，願陛下姑與之，文喜必怠，則臣計得施矣。」上曰：「名器不可假人。爾能立效固善，我節不可得也。」使海賓歸以告文喜，而攻之如初。減御膳以給軍士，城中將士當受春服者，賜予如故。於是衆知上意不可移。時吐蕃方睦於唐，不爲發兵，城中勢窮。庚寅，海賓與諸將共殺文喜，傳首，而原州竟不果城。

自上卽位，李正己內不自安，遣參佐入奏事。會涇州捷奏至，上使觀文喜之首而歸。正己益懼。

六月，術士桑道茂上言：「陛下不出數年，暫有離宮之厄。臣望奉天有天子氣，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。」辛丑，命京兆發丁夫數千，雜六軍之士築奉天城。

秋七月，荆南節度使庾準希楊炎指，奏忠州刺史劉晏與朱泚書求營救，辭多怨望。又奏召補州兵，欲拒朝命，炎證成之。上密遣中使就忠州縊殺之，己丑，乃下詔賜死。天下冤之。

八月丁未，加盧龍、隴右、涇原節度使朱泚兼中書令，盧龍、隴右節度如故，以舒王謨爲

四鎮、北庭行（軍）〔營〕、涇原節度大使，以涇州牙前兵馬使河中姚令言爲留後。謨，邈之子也，早孤，上子之。

二年春正月戊辰，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薨。寶臣欲以軍府傳其子行軍司馬惟岳，以其年少闇弱，豫誅諸將之難制者深州刺史張獻誠等，至有十餘人同日死者。寶臣召易州刺史張孝忠，孝忠不往，使其弟孝節召之。孝忠使孝節謂寶臣曰：「諸將何罪，連頸受戮？孝忠懼死，不敢往，亦不敢叛，正如公不入朝之意耳。」孝節泣曰：「如此，孝節必死。」孝忠曰：「往則併命，我在此，必不敢殺汝。」遂歸，寶臣亦不之罪也。兵馬使王武俊位卑而有勇，故寶臣特親愛之，以女妻其子士真，士真復厚結其左右。故孝忠、武俊獨得全。及薨，孔目官胡震、家僮王他奴勸惟岳匿喪二十餘日，詐爲寶臣表，求令惟岳繼襲。上不許，遣給事中汲人班宏往問寶臣疾，且諭之。惟岳厚賂宏，宏不受，還報。惟岳乃發喪，自爲留後，使將佐共奏求旌節，上又不許。

初，寶臣與李正己、田承嗣、梁崇義相結，期以土地傳之子孫。故承嗣之死，寶臣力爲之請於朝，使以節授田悅，代宗從之。悅初襲位，事朝廷禮甚恭，河東節度使馬燧表其必反，請先爲備。至是悅屢爲惟岳請繼襲，上欲革前弊，不許。或諫曰：「惟岳已據父業，不因而命之，必爲亂。」上曰：「賊本無資以爲亂，皆藉我土地，假我位號，以聚其衆耳。曷日